

郁达夫全集

第二卷

郁达夫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丛书名：现代名家名作全集

书名：郁达夫全集第二卷

作者：郁达夫

出版社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ISBN:7-5387-1419-7/1247

出版日期：2000年1月

定价：1680.00元（全套）

第 二 卷

胃 病	(477)
空 虚	(491)
血 泪	(511)
春 潮	(524)
青 烟	(531)
还乡记	(539)
还乡后记	(561)
落 日	(572)
人 妖	(582)
零余者	(589)
小春天气	(596)
十一月初三	(605)
南行杂记	(621)
寒 宵	(631)
街 灯	(634)
清冷的午后	(638)
祈 愿	(646)
二诗人	(650)
在街头	(659)
灯蛾埋葬之夜	(670)
逃 走	(676)
感伤的行旅	(684)
在寒风里	(703)

马蜂的毒刺	(722)
纸币的跳跃	(725)
杨梅烧酒	(730)
十三夜	(739)
蜃 楼	(754)
马缨花开的时候	(793)
东梓关	(799)
碧浪湖的秋夜	(809)
迟 暮	(825)
怀乡病者	(833)
没 落 (断片)	(839)
秋 河	(842)
离散之前	(849)
秋 柳	(859)
烟 影	(896)
孤 独	(906)

胃病

人到了中年，就有许多哀感生出来。中年人到了病里，又有许多悲苦，横空的堆上心来。我这几天来愁闷极了，中国的国事，糟得同乱麻一样，中国人的心里，都不能不抱一种哀想。前几天我的家里又来了一封信，我新娶的女人，为了一些儿细事，竟被我母亲逼出了家，逃到工场去作女工去了。象这样没有趣味的生涯，谁愿意再捱忍过去？数日前的痛饮，实有难诉的苦衷在那儿，我到现在才知道信陵君的用心苦了。

连接的痛饮了几场，胸中觉得渐渐儿隐痛起来。五月二十八日，吃过午膳之后，腹中忽然一阵一阵的发起剧痛来。到了午后三时，体热竟增到了四十一度。四年前发肠室扶斯的时候，病症正同现在一样，我以为肠室扶斯又发作了。肠室扶斯的再发是死症，我觉得我的面同死神的面已经贴着了。死也没有什么可怕，只是我新娶的女人未免太苦一点儿。伊是我的一个牺牲（其实是过渡时代的一个牺牲），可怜伊空待了我二十三年，如今又不得不做寡妇了！我知道伊是一个旧思想家，我死之后，伊定不肯改嫁的，我死之后，教伊怎样过活呢？想到这里，我也觉得有些凄凉。

我也是一个梦想家，我也是一个可怜的悲喜剧者，我头朝着了天花板，脑里想出了许多可怜的光景来。遗言也写了；朋友对我的嘱别，我对朋友的苦语也讲了；我所有

的旧书都一本一本的分送给我的朋友；我的英国朋友，到我床前来的时候，我就把 MaxBeerbohm 的《Happy Hypocrite（幸福的伪善者）》送给了他，我看他看了这书名，面上好象有些过不下去的样子，因为他是一个牧师；最后的一场光景，就是青会馆内替我设的一场追悼大会。我的许多朋友，虽然平日在那里说我的坏话，暗中在那里设法害我的人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也装起一副愁苦的容貌来，说：

“某君是怎么好怎么好的一个人，他同我有怎么怎么的交情，待人怎么怎么的宽和，学问怎么怎么的深博……他正是一个大天才……”

啊啊，你这位先生，你平时能少骂我几句就好了！

想到这里我竟把我的病忘了，我反想起世情的浮薄来。唉！人心不古，我想到了最后的这一场光景，就不得不学贾长沙的放声长叹：

“世人呀世人！你们究竟是在那里做戏呢，还是怎么？”

午后四点钟的时候，热度有高无退，我心里也害怕起来，就托同客寓的同学 S 君和 W 君打电话到各处医院去问讯。各处医院都回答说：

“今天是礼拜六，不看病人。明天是礼拜日，也不看病的。”

S 君和 W 君着了急，又问他们说：

“若患急病便怎么？难道你们竟坐视他病死不成？”

“那也没有法子的，病人若在今明两天之内危笃起来，只能由他死的。你可知道我们病院的规则同国家的法律一样，说礼拜六的午后和礼拜日不诊病。无论人要死要活，总是不诊病的，谁教他不择个日子生病呢”

“ … … ”

S 君和 W 君想和他辩驳的时候，他却早把电话器挂上走了。

唉，这就是医生的声气！

无论病人要死要活，说到不诊病，总是不诊病的！

到了晚上，我的热才凉退下去，有几个学医的朋友，都来看我，我觉得感谢得很。病中客中，若没有朋友来和我谈谈，教我如何堪此寂寞哟！

晚上又睡不着，开了两眼，对了黄黄的电灯光，我想出了许多事迹来。听打了十二点钟，我才微微的入睡。

第二天早晨一早醒来，太阳的光线，已经射进我的房里来了。我的房间是在三层楼上的，所以一开眼，我就能知道天气的晴雨。春天也已经剩了不多几日了，象这样的佳日，我却不能出去游玩，天呀天呀，你待我何以这样的酷烈！

开了眼想了一会，我觉得终究不能好好的安睡，我就打定了主意，起到床外来了。开了北窗一望，一片晴天，同秋天的苍空一样，看得人喜欢起来。下楼去洗面的时候，我觉得头昏得很，好象是从棺材里刚才出来的样子，这大约是一天不食什么东西的缘故。

午前九点钟的时候，同学的 Y 君来邀我到郊外去散步，我很愿意和他同去，但是同寓的 W 君，却不许我去，我也只得罢了。他们出去了之后，我觉得冷寂得不堪，就跑上教会堂去，因为今天是礼拜日。

十二点钟我才回到客寓里来，饭也不吃，就拿出被窝来睡了。睡到了晚上，什么也不想吃，体热也不增加起来，我以为病已经好了。

这才是我这一次胃病的 Prologue（序曲）呀！

睡到了九点钟，我觉得有些饥饿起来，一边我想太不食烟火食，恐怕于身体有大损害；所以我就跑到中国菜馆里去吃馄饨去，因为我想猪肉是有益于身体的。

我的病因就在这里了！

五月三十日的早晨，天上也没有太阳出来，黄梅时节特有的一层灰色的湿云，竟把青天遮盖尽了。

我早晨起来，胸中就觉得有些难受，头痛隐隐的发作起来，走路的时候好象是头重脚轻的样子，我知道有些危险了。早饭的时候，我要了两瓶牛乳，虽然不想吃，然而因为身体亏损不起，所以就勉强吞了下去。

九点钟敲过了。我胸口里愈加觉得难受，就请同寓的W君同我到神田的K病院去诊病。在诊察室外等了两个钟头，主任医师K博士才来诊病。K博士也不能确定说我是什么病。但是他说：

“你进病院来罢，今天午后恐怕体热要增高起来。”

我在那里诊病的时候，W君却在那里做梦。

我们初进病院的时候，看见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子也在那里候诊。伊好象是知道K博士的身价似的，手里拿了一本《宝石的梦》，尽在那里贪读。我和W君一见了伊的分开头发，发后的八字形的丽绀，不淡不浓的粉饰，水晶似的一双瞳神，就被伊迷住了。挂了号，写完了名姓，我们就料了面皮，捱到伊的身边去坐下来。W君的那一双同狂犬似的眼光，尽管一阵一阵的向伊发射。等了一个钟头，我已经有些不耐烦了，因为K博士还没有来，我的胸口却一刻一刻的痛起来。我打算再等十五分钟，若是K博士还是不来，我就想走了。W君向窗外一望，忽然嗤的笑了一声，就拼命的推我，教我向窗外望去。我听了W君的话，向窗外一望，只见对面的人家楼上，有一个

廿一二岁的女子脱去了衣服，赤裸裸的坐在窗口梳妆。伊那肥胖的肉体上，射着了一层淡黄色的太阳光线，我知道一处灰色的湿云，被太阳穿破了。我看了一眼，也不得不笑起来，就对 W 君说：

“伊大约是在那里试日光浴。”

我们间壁的那一个贪“宝石的梦”的女子，也已经看见了，听了我这句话，就对我们笑起来。不多一会，看护妇就叫我进去，我就去受诊了。

过了一个钟头，我出了诊察室，回到 W 君处来的时候，看见 W 君的面色，有些红热的样子。我对他说：

“我不得不进病院了！”

W 君支吾了几句，却很有些不安的表情。我正在那里惊异的时候，那一个“宝石的梦”的女子，就走了过来对 W 君弯了一弯腰，走下楼去了，因为胃肠病的诊察室是在楼上的。

六月的初一，我进病院的第三天，我的病势减退了。大小便的时候，我已经能站立起来，可是还不想吃什么东西。

和看护妇讲话，也觉得没趣得很，我就拿出亨利 WillamErnest Henley 的诗集来读。亨利也是一个薄命的诗人，一八七三——一八七五年间，他的有名的诗集《在病院内 (In Hospital)》著成之后，他找来找去连一个出版的书坊也找不着。好不容易出版之后，又招了许多批评家的冷嘲热骂。唉，文人的悲剧，谁不曾演过。年轻的 Keats 呀！多情的白衣郎 Byron 呀！可怜的 Chatterton 呀！Alexander Smith！Kirke White！Leopardi！你们的同云雀似的生命，都伤在那些文学政治家的手里的呀！

我和亨利的第一次接触，是在高等学校时代。那时候

我正在热心研究彭思 Burns 的诗。我所有的彭思的诗集 (Poetical worksof B Robert Burns) 就是这一位亨利先生印行的。我读了他的卷头的彭思评传，就知道他是一个有同情有识见的批评家。后来在旧书铺里买了他的诗集，开卷就是他那有名的《病院内杂感》。平时我也不是常去读他的，四年前患了肠室扶斯，进病院住了一个多月，在病院的雪白的床上，重新把他的《In Hospital》翻开来一读，我才感得他的叙情叙景的切实。我一边翻开亨利的诗集来读，一边就把过去的种种事情想了出来。他的诗的第一首说：

《入院的患者》

清晨的雾露，还在石头铺砌的街上流荡着；
北方的夏天的空气凉冷得很；

看呀，那一天灰色的，清静的，旧的病院！
在这一个病院里“生”和“死”如亲友一般在那里做买卖！

在那冷寂宽阔的空间，在那荒凉的阴气里，
有一个小小的奇怪的孩儿（在那里走）——伊的
容貌也好象是很老的人，也好象是很幼的人——

伊有只小小的手膊是用木片夹裹着悬挂在胸前，
伊在我的前头，走上候诊室里去。

我跛行在伊的后边，我的勇气已经消灭了，
那头发灰白的老兵的门房挥手教我进去。

我就爬了进去，但是我的勇气还没有回复；
一种悲凉的虚无的空气，

好象是在这些石头和铁的廊庑扶梯的中间流动着。

这冷酷的，荒凉无饰的，洁净的地方——一

半儿是的工场 半儿是的牢监。

我最爱他集里的《解放》和《亡灵》两首。《亡灵》里面有司梯文生 Robert Louis Stevenson 的容貌形容在那里。

看了五六十分钟，我觉得疲倦起来，就睡着了。到了晚上，我才吃了一块面包和一瓶牛乳。W 君又来看我，我和他谈了几分钟。他就去了。

初二的午前十一点钟的时候，W 君红了脸跳进我的病室来看我。起初我和他讲话，他尽在那里看窗外的梧桐，后来我问他道：

“今天是第四天了。你往外来患者的诊察室里去寻过没有？”

他尽是吞吞吐吐的在那里出神。连接的吸了几枝香烟之后，他忽然对我说：

“我想自杀倒好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那一个女子真可以使人想死！”

“你又遇着了么？”

“今天不是第四天了么？我一早起来就跑上候诊室的外面去候着。不上一点多钟，伊果然来了。伊起初假装不看见我的样子。后来伊去挂了号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握上前去和伊行礼。伊那粉白的脸色立时红了起来。对我笑了一脸，伊就来同我坐着。我们讲了许多话，伊把伊的家庭的细事，都对我讲了。后来伊又拿出一本书来看。我伸手出去，要伊那一本书看的时候，伊把书收了，执意的不给我看，后来伊却好好儿的递给了我，你猜那一本是什么书？是《爱情和死》呀！你看伊多热烈。唉，真了不得，真了不得。我和伊讲了些文学上的话，伊好象是怕我们大

学生学问深博的样子，却不愿意同我讲学问上的话。唉，那一种软和和的声音是讲不出来的！伊今天穿的衣服更美丽了。那一种香气，那一种香气。啊呀，我真在这里做梦呀！我们讲了两个钟头的话，却只同五分钟一样，要是有一位菩萨，能把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延长延长，那我就死了也甘心的。我第一次见了伊之后，每日就坐立不安，老是好象丢弃了一件紧要的物件似的。在学校里听讲时，先生的声气不知怎么的会变成了伊那一种温软的喉音的。笔记上讲义一句也抄不成，却写了许多‘宝石的梦’……‘宝石的梦’……‘宝石的梦’，画了许多圈圈。昨天晚上正想坐下来写一封长长儿的信，藏在身边，预备今天见伊的时候给伊的。可恶我的朋友来了，混了我半夜，我又好恨又好笑，昨天晚上，一晚没有睡，我想了许多空想想。到我的爱情成功的时候。伊散了伊那漆黑的头发，披了一件白绫的睡服，伏在我的怀里啼泣。我又想到我失败的时候，伊哭红了两眼对我说：

“‘我虽然爱你，你却是一个将亡的国民！你去罢，不必再来膘我了。’

“我想到这里就不得不痛哭起来。一晚不睡，我今天五点钟就起来了。我在那里等着的时候，我只怕伊不来。但我的预觉，却告诉我伊一定是来的，这就是 Lover's Presentiment 呀！我见伊的时候，胸中突突的跳跃起来，呼吸也紧起来了。伊要去的时候，我问伊再来不来了？伊说：

“‘这就是我们的最后的会见了。你也永远不要想起我来罢！’”

“啊哟，我听了伊这一句话，真想哭出来了。伊出去之后，我就马上跟了出去，但是伊不知已经上哪里去了。

我就马上赶上御茶之水的电车车站，买了票进去，在月台上寻了许多时候，又不见伊的影子。我跑出来又寻了三十分钟，终究寻伊不出来。我怕在这里做梦罢。”

我听了他这一篇 Monologue，也非常的替他伤感。可怜他也是一个伤心人，一个独思托叶斯克（Dostojewskij）的小说中的主人翁。我知道他这一次的 Love affair 也是不能成功的。

但是我却不得不壮他的胆，不得不作他的后援。我问他：

“你知道伊现在上不上什么学校去？”

“不错不错，伊说伊现在在一桥的音乐学校里学声乐。”

“那就对了，你且下一些死功夫，天天跑上那学校近边等伊罢，等伊一个礼拜，总有遇着伊的机会。”

“但是难得很。啊！伊最后的那一句话，伊最后的那一句话！”

说到这里，W 君的眼睛有些红起来了。我怕他感情骤变，要放声哭出来，所以就教看护妇煮起红茶来吃。到了十二点钟的时候，我请他吃饭，他说：

“我哪里能吃得下去，我胸前也是同你一样，觉得饱满得很。”

我看他真的好象要自杀的样子。没头没脑的坐了一忽，他说要去，我怕他生出事来，执意的留他，他却挟了一个书包一直的跑出去了。我对看护妇说：

“C 君，我的这一位同学，因为情事不成，怕要自杀，下次来的时候，请你和他谈谈，散散他的心。”

C 看护妇本来是一个单纯的人，听了我的话，反而放声大笑起来。我觉得我的感情被伊伤害了，所以不得不发

起怒来，这一天直到了晚上，我才同伊开口讲话。因为伊太唐突了，我为 W 君着实抱些不平。

六月初五，我的病差不多已经痊愈了，午前十二点钟，吃了三块面包，一瓶牛乳。吃完了中饭，我起床在病室里走了几步。正在走的时候我的预科的同学 K 君来了。K 君本来住在日本极西的 F 地方学医的。因为性不近医，近来一步一步的走入文学的圈子里去了，他这一回来是为商量发行一种纯文艺杂志来的。我同他有六七年不见面了。他开进门来第一句就问：

“你还认得我么？”

“怎么会不认得，可是清瘦得多了。”

“你也老了许多，我们在预科的时候，你还是一个小孩子咧！”

“可不是么！”

K 君没有来之先，我心里有许多话想和他说的，一见了面，却什么话也说不出。我记得唐人的诗说：

“十年别泪知多少，不道相逢泪更多。”

久别重逢，我怕什么人都有这样的感慨。这一位 K 君也和我一样，受了专制结婚的害，现在正在十字架下受苦。我看看他那意气消沉的面貌，和他那古色苍然的衣帽，觉得一篇人生的悲剧，活泼泼地写在那里。社会呀！道德呀！资本家呀！我们少年人都被你们压死了。我的眼泪想滴下来，但是又怕被 K 君笑我无英雄的胆略，所以只能隐忍过去。因为怕捱忍不住，我所以话也不敢讲一句。过了十几分钟，我的感情平复起来，K 君也好象有些镇静下来了，我们才谈起我们将来的希望目的来。K 君新自上海来的，一讲到上海的新闻杂志界的情形，便摇头叹气的说：

“再不要提起！上海的文氓文丐，懂什么文学！近来什么小报，《礼拜六》，《游戏世界》等等又大抬头起来，他们的滥调笔墨中都充溢着竹（麻雀牌）云烟（大烟）气。其他一些谈新文学的人，把文学团体来作工具，好和政治团体相接近，文坛上的生存竞争非常险恶，他们那党同伐异，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，比从前的政客们还要厉害，简直是些 Hysteria 的患者！还有些讲哲学的人也是妙不可言。德文的字母也不认识的，竟在那里大声疾呼的什么 Kant（康德）Nietzsche（尼采），Urbemensch（超人）etc（等）etc（等）。法文的‘巴黎’两字也写不出来的先生，在那里批评什么柏格森的哲学。你仔细想想，著作者的原著还没有读过的人，究竟能不能下一笔批评的？”

“但是我国的鉴赏力，和这些文学的流氓和政治家，恐怕如鲍郎郭郎，正好相配。我们的杂志，若是立论太高，恐怕要成孤立。”

“先驱者哪一个不是孤独的人？我们且尽我们的力量去做罢。”

K 君刚自火车上跳下来的，昨晚一晚不睡，所以我劝他暂且休息一下。那一天晚上我们又讲了许多将来的话，我觉得我的病立刻地减轻了。

因为讲话讲得太多了，我觉得倦起来，K 君也就在我病室前的一间日本式的房内睡了。我的看护妇 C 和一个外来的看护妇，也是和他在一块儿。

第二天初六的早晨，我六点钟就起了床。

走来走去的走了几步，觉得爽快得很。洗面的时候，向镜台一照，我觉得我的血肉都消失尽了。眼窝上又加了一层黑圈，两边的颧骨愈加高起来，颧骨的底下，新生了两个黑孔出来。

“瘦极了！瘦极了！”

正在那里伤神的时候，K君走了出来。我们就又讲起种种文艺上的话来。

吃过了早膳，我们一同到病院近旁的俄国教堂尼哥拉衣堂去散步。登上钟楼的绝顶的时候，我对C君说：

“我们两人就在这里跳下去寻个情死罢。明天报上怕又要登载出来呢！”

尼哥拉衣堂的钟楼足有三百尺高，东京的全市，一望无余。浅草的“十二阶”看过去同小孩的玩物一样。西南的地平线，觉得同大海的海面接着的光景。守钟楼的人说：

“今天因为天气不好，所以看不见海岸的帆墙。天气晴朗的时候，东京湾里的船舶，一一可以数得出来。”

靖国神社的华表，也看得清清楚楚。街上的电车同小动物一样，不声不响的在那里行走。对面圣堂顶上的十字架，金光灿烂，光耀得很，管钟楼的人说：

“那金十字架高五尺广三尺七寸八分。钟八个一千二百贯。大的一个六百贯。扶梯九十五层，每层十七级。壁厚五尺。”

我看了一忽，想到覃依节奥的《死的胜利 (D' - Anunzio s Triumph des Todes)》的情景上去。所以对C看护妇说：

“我们就跳下去寻个情死罢！”

但C看护妇那里能理解我的意思，所以我站在三百尺的钟楼上，又伤起我的孤独来了。

“我是一个孤独的人。一个人从母胎里生下来，仍复不得不一个人回到泥土里。我的旅途上的同伴，终竟是寻不着的了。”

我正呆呆的站在那里的時候，K君走过来对我说：

“平地上没有什么风，到高的地方来，风就刮得这么大，我们下去罢，你病人别受了凉。”

我回头来对K君一望，觉得他的面色是非常率真的样子。我觉得一种朋友的热情，忽然感染到我的心里来，我又想哭出来了。

下了钟楼，我想从尼哥拉衣堂的正门出去，K君又说：

“绕正门出去路远得很，你病人不应该走那么远的路，我们还是从后门出去的好。”

出了尼哥拉衣堂，我们就回病室去坐了一会。

C看护妇说：

“你们多年不见的老友千里来会，怎么不留一个纪念去拍一张照相？”

我也赞成了伊的意见，便和K君C看护妇同另外的一个外来的看护妇去拍了一张照相。那时候，已经是十二点钟了。吃过午膳后，K君定要回去，我留他不住。送K君出去之后，天空忽然阴黑起来。回到了病室里，我觉得冷静得很，C看护妇也说：

“K君走了之后，这一间病室里好象闯入了一块冰块来的样子。”

我呆呆的睡了一忽，总觉得孤冷得可怜。坐起来朝窗外一望，看见一层浓厚灰色的雨云，渐渐儿的飞近我的头上来。我坐了一忽，也觉得没趣，就把K君带来的一本英人喀本塔著的《惠特曼访问记（Edward Carpenter's Days with Waltman）》拿出来读了。千八百八十四年的记事将读完的时候，窗外萧萧索索地下起雨来。我对C看护妇说：